之戒

諸儒述槩天集二十二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十三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典籍長洲同寅陸　禎校

原明呂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呂氏諱希哲字原明洛陽人公著子少從孫復石介胡瑗張載學後伊川二十四五時原明復首事焉聞見益廣務躬行實踐元祐中為崇政殿說書勸導人主以正心誠意為本徽宗時歷知曹相邢三州為人樂易有至行遠近皆師尊之嘗論孝子事親

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朱子曰程氏之門千言萬語直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原明學于伊川直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後封為滎陽公

賛

天下之生成者君親師而已先生孝以事親而未嘗頃刻離親忠以事君而必以誠正勸君且其所受業皆安定横渠之名儒而伊川二十四五時即首師事焉為諸門人之倡尤見志于道而識其為真師吁世家子弟如先生者詎不稱賢矣哉惜乎晚從高僧圓照等流之為禪蓋不脫家傳去伊川遠矣

先之李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李氏諱朴字先之興國人紹聖初中進士從學程子秉性鯁直操履方正天下高其名請教程子程子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

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又嘗稱曰先之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未能遜志于學問耳仕為西京國子監教授以嘗言孟后不當廢遂罷後陳瓘薦召對首言士大夫從王氏學敗壞心術靖康初累遷祭酒高宗召為秘書監未至而卒

立之劉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劉氏諱安禮字立之河間人其先與二程有累世之舊夙與二程情好尤密先生蚤孤方數歲二程取之以歸教養于家及長遂師二程最久聞教最多得行事為最詳二程器之因以叔父朝奉女與焉

後官承議郎明道歿述其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者至于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無不書之以備採摭與伊川行狀相表裏人稱其精于吏事蓋亦有所自云

聖先馮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馮氏諱理字聖先汝州人自號東皐居士從伊川學子忠恕字貫道又學于尹彥明聖先曰二十年間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聖先曰夜間晏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顒亦有奇特事聖先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所記有貫道編程氏拾遺

雜著八門等語

潛道暢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暢氏諱大隱字潛道從伊川學時官婢行酒大隱力拒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居之祁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祁氏名寬字居之從伊川學一日問永叔如何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所記有尹和靖語

遵道楊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楊氏諱廸字遵道龜山長子在京時以書致問于伊川伊川答曰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又云有道更有易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若紛紛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後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為詳惜乎其蚤卒也

汝霖鮑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鮑氏諱若雨字汝霖永嘉人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伊川令與和靖商量和

靖謂孝子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此箇道理如何汝霖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此說汝霖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靖曰此道人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忠孝郭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郭氏名忠孝洛陽人父逵為三班奉職范仲淹勉以問學後稱為宿將忠孝以父任補官登進士第受易與中庸于伊川每見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來多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其議易傳序則曰易即道道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或曰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所記臨卒之語非也若然則知愛其生而不知重其師矣及觀在朝力陳和議之非改永興軍提點刑獄金人入寇城陷死之疑不若是之薄也忠孝子雍傳父學隱居陝州旌召不起孝宗更封為顧正先生學者裒集忠孝與雍所著列有七大家名大易粹言

敦夫孟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孟氏諱厚字敦夫潁川人先從王氏舉業特

精後獻書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乃沒事生事一日語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曰若彥明則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來時獨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一日先生與思叔彥明靜坐伊川指水盆語曰清靜中不可著一物纔著物便動搖

以道晁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晁氏名說之字以道見伊川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已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道之同耳又論曾子易簀事伊川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以道曰是禮古人孰不然惟曾子獨有傳焉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于禮此事殆廢或者似有得于此而蔽于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貴哉伊川曰然

志完鄒先生

先生姓鄒氏名浩字志完晉陵人楊時講學于晉陵時與先生為友其子柄字德久從時學所記有二程語錄志完行義著鄉閭與陽翟田畫儒游王回沙縣陳瓘以氣節相激勵舉進士第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蘇頌為相上疏論事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宗親擢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先生言願勑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肴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先生言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先生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先生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躕四顧凝然若有所思遂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初立后田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或有疑其為賣直者程子曰君子

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徽宗立
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
獨斷不可不謹伏見朝廷之事頗異于即位之初願
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
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
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楊七廟之光貽福萬世
遷兵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
先生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奬嘆再三詢諫草安在
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
素忌先生乃使其黨為偽疏竄于昭州五年始得歸

先生始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
國無媿于公論吾顧何憂王回力贊之且曰移孝為
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餘莫
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後復直龍圖
閣瘴疾作危甚龜山往省之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
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賜謚忠

伯忱周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晉陵人與弟恭先受業
于伊川伊川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由鄉
試入太學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嘗以孔子知

及之章謂是告學者入道之序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伊川曰臨政處已莫不皆然又問書曰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謂聖者有聖人資質一不念
則流入于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
能拳拳服膺亦必至于此若曰聖人則從心所欲不
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伊川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聖者通明之稱狂者狂愚之稱恭先字伯温終坑冶
官伊川謂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
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
歸而求之可矣伯温問如何可以自得伊川曰思曰
睿睿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
又問心術如何持守曰敬其所記有伊川問答亦見
于唐彥思卷

彥思唐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唐氏名棣字彥思晉陵人所記有伊川雜錄
據一統志有唐棣荆溪人嘗從伊川學伊川教之以
先大學次論孟狀自是有所得遺書載問答甚多中
所載皆棣字未知孰是

信伯王先生程子門人

先生姓王氏名蘋字信伯吳人學于伊川願聞一言

曰勿信吾言當信諸理所記有春秋錄拾遺

贊

龜山倡道東南徙居晉陵一十八年受業者甚衆時周伯忱兄弟于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執弟子禮親聆訓誨明年歸復請質焉蓋幾四十年閱其稽古證今往來問答因六經之疑以發伊川之蘊與顯道之切問近思者同宜伊川謂其清明可以入道也當時與伯忱同學者若彥思與中立同友者若志完槩志完子德久皆晉陵人吳人王信伯地相近則學亦同蘇常之間興起者蓋亦舊矣余嘗讀書龜山祠中最久而潛思二程之諸書能知老之將至乎述槩之槩蓋本于此